

陶渊明后裔迁居义乌略考

陶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脉。“荡除国难功勋盛,王室因之得载安”的陶侃,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,在中华文明史上名扬天下,流芳百世。千百年来,陶氏一族根深叶茂,不断迁居他方。作为八婺肇基的义乌,自然也成陶氏迁居地之选。本人根据县志和宗谱等史料,对陶渊明后裔迁居义乌情况作初步探究,以期抛砖引玉。

三个陶氏聚居地

陶渊明八世孙陶孝友,于唐大中年间任吴宁县(今东阳市)县尉,唐大中六年(852年)在任上因病去世。据唐代官员归葬制度(即官员去世后归故里安葬,其核心是将逝者葬于祖籍或祖堂,体现孝道与宗族观念),子陶大林扶柩欲回浔阳(今江西九江市)祖居地安葬。然造化无常,途中行至佛堂倍磊,突遇连日大雨,导致洪水泛滥,道阻难行,无奈只得卜葬父于义乌龟山。按照孝道规范,陶大林在龟山庐墓守

孝,并与陶孝朋(陶孝友二弟)之子陶大彬、陶大樟最终一同在双林乡乔亭村(今义乌市赤岸镇乔亭村)建家定居繁衍。从此,义乌大地上开始有陶姓人居住生活。因此可推断,乔亭村应该是陶姓先人在义乌的第一处聚居地,陶大林是义乌陶氏始祖。后人又因居住地不同,将义乌陶氏分为越山派和金山派。

陶孝朋三世孙陶贞一支举家由乔亭迁居吴宁(今东阳市),后人称居住于吴宁的这一支为岷山派。陶孝全(陶孝友二弟)之子陶儒于天复二年(902年)举进士,任台州刺史,陶儒一支自此举家迁居台州长潭。

陶渊明十六世孙陶兆仁(904年—932年)任“会稽路判尹”,二十九岁病逝于任上,葬于暨阳街亭(今诸暨市陶姚村)。谱载,长子陶濡回义乌乔亭,幼子陶淋“建家于暨阳街亭”。陶濡儿子陶赞(975年—1030年)任义乌县儒学教谕,其具体任职年份待考。大约在1000年前后,举家迁于绣湖之北、满心

寺之西,取名“西陶”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,满心寺“县北一百八十步”“唐贞观间泉禅师建”,后宗泽公祠也建在满心寺之内,明正德年间徙寺为学宫。查当时县治图,满心寺大致位于原义乌中学地块,也就是现在的绣川小学校址,西陶村当在绣川小学偏西地块。自此,义乌大地上第一次出现“西陶”村名,也是陶姓先人在义乌的第二个聚居地。

陶渊明十八世孙陶宪之(969年—1033年)从乔亭迁居义乌县城东金山居住(原稠城东门金山岭顶,曾建有陶大宗祠,后被毁),陶宪之被后人追认为义乌陶氏金山派之祖。

陶渊明二十一世孙陶琼,宋咸淳四年(1268年)由国子监太学生登进士,官至右仆射,赠太子太师。陶琼子陶杰,号越山,于元大德元年(1297年)携全家定居于义乌七都越山(今下西陶址),仍沿用旧村名西陶。这是义乌陶氏的第三个聚居地。陶杰应为义乌陶氏越山派之祖。

◆史海钩沉

◎陶府盛

西陶分上、下两村的时间推断

义乌陶氏人数最多的一支——越山派,定居的西陶村是何时分为现在的上西陶、下西陶两个村呢?笔者详细查阅了万历、崇祯、康熙、乾隆、嘉庆五朝《义乌县志》,又勘校义乌陶氏历次修撰的宗谱,都没有查阅到这方面的确切详细信息。1802年编修的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,当时义乌县七都龙祈乡下辖各村,只记载有“七都西陶”村,没有上西陶、下西陶之分,由此可见,该次县志编修时,还没有分成两个村。清同治九年(1870年)编修的义乌陶氏宗谱序中才出现了“上西陶”“下西陶”的确切表述。综合上述史料,由此大胆推测,由西陶村分为上西陶、下西陶两村应该在1802年至1870年之间,距今约200年历史。

目前,除上、下西陶两村,我市佛堂、苏溪、上溪等地还散居着不少陶氏后人,其迁居情况尚需进一步考证。

(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,所涉及历史内容仅供参考。)

◆朝花夕拾

◎吴潮海

永远的珍藏



网图

1977年8月,《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》发表,中国教育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变。科学与教育的春天就这样到来了。

1978年,我得以参加高考。当年参加高考人数达610万,录取40.2万,属录取率最低年份之一。当时我在义亭中学担任民办教师,工作繁忙,但通过努力拼搏,终于被浙江师范学院金华分校录取。

一直以来,我喜欢收藏,读书期间的单据、凭证、成绩单、奖状等,都被原生态地予以收藏,分别装入档案袋。数十年,几经搬迁,散失不少,但还是有一些史料留存下来。前些日子,在家里的“断舍离”工程中,我偶然发现自己“浙江省1978年高校招生委员会的准考证”、考入浙江师范学院金华分校时的入学通知书(新学员入学须知)、书籍讲义费收据、迁移户口有关证明……当指尖拂过脆薄的纸页,近半个世纪前的这几张粗糙泛黄的小纸条,令人唏嘘不已。

我是农村户口,按照当时的规定,得通过生产大队、人民公社开具证明,然后到粮管所“……卖口粮50斤”,才得以从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,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张证明。

当初之所以报考师范类学校,一是录取名额相对较多,考取相对容易;再是家庭困难,师范类学校几乎不用交费,国家全包。新学员入学须知中明确告知:“交书籍讲义费五元,学期结束时多退少补。”如今我还收藏着五元书籍讲义费的收据,从这张收据中能一窥那段过往。

岁月留痕,过往的藏品,既有甜蜜的回味,也有苦涩的记忆。这些藏品,对我这个亲历者来说,曾经藏有太多的快乐与甜蜜,同时也包含着些许心酸与无奈。

每当夜晚伏案书写以往人与事的时候,时光似在倒流,场景似在回放。此时此刻,往往会睹物思人,兴味顿失,一种“物是人非”之感油然而生,情不自禁地想到“物是主人,人是客”的古训。

“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”孟浩然这两句诗,虽然讲的是守护民族文化精髓,为江山、为后人留得胜迹在,但同样可以套用:留得藏品在,可以通过相应的渠道或方式,从中获得其背后更多的历史、文化、技术、审美等方面的知识与信息。

◆心香一瓣

◎骆晓亦

来日并不方长

立冬过后,寒意渐深,正是思念无处躲藏的时节。父亲离去已有多月,我仍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——总以为亲情是一生一世的陪伴,未曾想过,有一天会突然直面天人永隔。

那晚接到父亲突发病危的电话,我在香港,心却瞬间坠回老家。我无法相信,明明早晨他仍鲜活如常,老家医生却坦言:或许熬不过今夜。但只要有一线生机,我们绝不放弃。全家连夜奔走,紧急将他转往杭州的医院。父亲信任我们,用意推过了漫漫长夜。途中他意识清晰,反复问:“到了没?”他顽强地撑到了杭州,却在转院后的病床上骤然离去。每每想到父亲的最后一刻就泪水决堤。父亲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2025年8月28日,享年78岁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父亲聪明、能干,是义乌最早嗅到商机的那批人。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,如今已成了世界小商品之都。

父亲跟着市场步伐,在20世纪80年代就办过拉链厂、物流托运处等。父亲在老家农村盖起一幢两层小洋楼,常把新潮的家具、电器往家搬,小伙伴们也爱聚集在我家客厅,看那个年代时髦的黑白电视。到了我上小学那会儿,父亲又在市区买房,培养我们几个孩子读当地最好的小学、中学,直到我考上大学才和他分开。如今,我定居香港,每当看到义乌小商品经香港转口全球,就会想起父亲,他正是那个时代敢为人先的商人缩影。

晚年,他陪母亲住回乡间老宅,日子归于勤俭。他悄悄为母亲留下充足的养老金,好面子一辈子的他,在生命最后几年,默默为家人做了许多事——正如他的爱,默默无言。

我总以为,他会活到很老,会和很多老人一样在病榻上缓慢告别。没想到,他选择乍然离场。我想他是快乐的,正如他乡间的老友所说,他平时开开心心。想起这些,稍稍减轻了我内心的痛楚,我一直遗憾他未能高寿,他看起来还是个耳聪目明、思路清晰的“年轻老头”。

父亲,从小骆驼熬成了老骆驼,晚年回村,邻里亲切唤他“老丁”。他走后,我们在老家摆了五天丧宴。悼词中写:“勤俭的人受人尊敬,低调的人让人敬佩,稳重的人赢得口碑。”出殡那天,全村人都来送他。我与兄弟亲手送他火化,迎骨灰,为他安家,让他落叶归根。父亲,平凡又聪慧,他默默守护这个家,不求回报,不拖累子女,未留一言,匆匆离去。

登上太平山顶北望,才懂来日并不方长。维港的灯火再璀璨,也照不亮归乡的路。永远怀念我的父亲!

◆笔走万象

◎徐益丰

节奏,向日葵却做到了。就像那句话说的:“睡在向日葵上,即便忧伤,也会面朝阳光。”还有多少忧伤是太阳晒不化的阳光?

花盆成熟时,花瓣渐渐枯成褐色,像褪了色的绸缎。饱满的葵花籽把花盆撑得鼓鼓的,边缘籽先黄,中间还带点青,像被阳光慢慢焐熟。父亲选个晴天剪下花盆,倒挂在屋檐下。晒干的花盆沉甸甸,碰一下就有籽掉下来,滚在青石板上叮当作响。我总爱偷偷扒边缘的籽,刚晒干的籽仁又脆又香,满是阳光的味道。母亲会留些做种子,装进布袋挂在厨房梁上,等来年春天再撒进土里。

后来去了城里,再没见过那样大片向日葵。直到去年夏天,在郊外遇见一片野生的向日葵,长在路边坡地,有的茎秆歪扭,有的花盆被虫咬,却都仰着头朝太阳,金黄花瓣在风里招摇,像追光奔跑的孩子。

那一刻忽然懂了,向日葵的动人,不是因为笔直的茎秆或完美的花盆,而是从扎根泥土起,就朝着光生长的执着。就像父亲说的,人也该像向日葵,哪怕遇风雨弯了腰,心里的光也不能灭。

正如梵高的画,一片灿烂金黄背后,是对生活的美好渴望,是阳光般的微笑。我曾梦见,置身于他笔下的向日葵丛中,任由金黄淹没头顶。风忽然停了,从花影缝隙里,我看见阳光般的笑脸,风的那一头,太阳正照耀着大地。

如今,我也在阳台种了盆向日葵,用的是老家带来的种子。它长得不算高,花盆也小,却总爱朝窗外倾斜,花盆不大却开得认真。每天清晨拉开窗帘,都能看到它顶着嫩黄花瓣对着东边晨光,像在跟我说:新的一天,要朝着光亮走啊!

长桥卧波



加上摄

向阳而生



渔歌摄

冒出两瓣嫩绿的芽——像刚出生的雏鸟张着嫩喙,怯生生地啄着空气。

芽儿长得快,没几日就撑开巴掌大的真叶,叶片覆着细毛,沾了露水便亮晶晶的。它们好似憋着劲比赛,你追我赶上蹿,茎秆从嫩白转成青绿,渐渐硬朗起来。有次下暴雨,风把篱笆吹得咯吱响,我撑伞去看,却见细苗弯着腰贴紧地面,雨一停便慢慢直起身子,叶片上的水珠滚落,反倒更显精神。

向日葵冒芽时最是趣致。两片圆滚滚的叶子顶着泥土钻出来,嫩得能掐出水;不过三五天,子叶间就抽出尖细的真叶,边缘带锯齿,迎着光能看见叶脉里流动的绿。它们总爱往篱笆外探——那里有菜园最敞亮的阳光。父亲见了从不扶,浇水时只笑:“让它们自己长,歪着歪着就直了。”

向日葵是菊科植物,又叫太阳花、望日莲,是属于希望的植物。菊科植物五彩缤纷,它却独守一抹金黄;盘状花序总追着太阳转,花心里像晒满了光,也便有了“朝阳花”的名号。

入了七月,暑气蒸腾,向日葵已长到齐腰高。叶片层层叠叠像绿扇子,把篱笆根遮得严严实实。最壮的那株茎秆有拇指粗,顶上鼓着绿拳头,被苞片裹得紧实。我每日路过都要瞅一眼,像等待一个酝酿已久的秘密。

“秘密”揭晓在一个清晨。天刚蒙蒙亮,推开院门便撞进满鼻露水香——那绿拳头不知何时已悄悄舒展。一圈金黄花瓣从苞片里探出来,像碎金片缝在绿布上,又像星星落进了绿叶堆。花瓣单层薄透,边缘微卷,风一吹轻轻颤动,却偏要迎着晨光熹微,半点不肯低头。

接下来的日子,向日葵像被施了魔法。昨天还半卷的花瓣,今早便全舒展开,花盘上密密麻麻的花蕊顶着嫩黄粉,引得蜜蜂嗡嗡来。它们是天生的

追光者,清晨朝东、午后朝南、傍晚向西,花盘总跟着太阳转,像虔诚的信徒。阴天时太阳躲在云后,我蹲在花前看许久,见花盘微微晃动辨着光的方向,云一散便立刻朝太阳挺腰。

邻家阿婆说向日葵有灵性。她年轻时在生产队种过大片向日葵,几百株“站”在地里,风一吹花盘齐刷刷朝太阳,像金色海洋在流动。“它们心里装着光呢!”阿婆用布满皱纹的手抚摸花盘,“再难的日子,看着它们就觉得有盼头。”

我信这话。有段时间总失眠,凌晨三四点便醒,索性搬板凳坐院角。那时天还黑着,向日葵低着头收拢花瓣,就似累了打了个盹;等东方泛起鱼肚白,第一缕光刺破云层,它们像被唤醒般慢慢抬头,花瓣一点点舒展,仿佛能听见细微的伸展声。晨光爬上花瓣,把金黄镀得更亮,连我的心也跟着亮堂起来。

花盘慢慢长大,内侧冒出密密麻麻的嫩黄管状花,藏着细小花粉。蝴蝶、蜜蜂总在花丛打转,蜜蜂钻进花盆时,整个花盘会往下沉一沉,翅膀扇动声混着蝉鸣,成了盛夏最热闹的背景音。我常坐花前看它们追光:清晨朝东时花瓣挂着露水像碎钻,正午朝上时花盘挺得笔直,傍晚向西时花瓣染着落日橘红,像镀了层暖光。

父亲说向日葵“有骨气”。有年夏天刮台风,邻家玉米倒了一片,后院向日葵也歪了几株,茎秆弯成弓却没断。台风过后父亲没扶,只多浇了些水。过两天再看,歪倒的茎秆竟慢慢直了,花盘依旧朝太阳,只是茎秆底部多了道折痕,像人膝盖上的旧伤。“你看,”父亲摸着花秆上的绒毛,说道:“它们知道往亮处长,再难也不低头。”

不是所有花,都能跟得上太阳的